

小 學 教 員

巴 若 來 著
鄭 延 穀 譯

此 譯 會 獲
民 國 二 十 五 年
上 海 中 法 聯 誼 會
文 學 競 賽 獎 金

中 國 文 藝 社 叢 書

中 華 書 局 印 行

中國文藝叢書

Marcel Pagnol: Topaze

小 學 教 員

巴 若 來 著

鄭 延 穀 譯

徐 仲 年 校

此 譯 曾 獲

民 國 二 十 五 年

上 海 中 法 聯 誼 會

文 學 競 賽 獎 金

上 海 中 華 書 局 印 行

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印刷
民國二十六年一月發行

中國文藝社叢書 小學教員（全一冊）

◎

實價國幣六角

（郵遞匯費另加）



有者不准翻印

原著者

Marcel Pagnol

繙譯者

鄭延

穀

校閱者

徐仲

年

發行者

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
代表人 路錫三

印刷者

上海中華書局印刷所

總發行處

上海福州路

中華書局發行所

分發行處

各埠

中華書局

〔本書未經許可不得排演或攝成影片〕

（本書校對者柳啓新）（一〇四四）

陳序

這個劇本，是法國現代著名的文學家巴若來先生的主要作品之一。巴氏在一九二七年完成此書後，隨即就在巴黎國立大戲院表演，當時受了社會上很好的批評；不久之後，又攝成了影片，風行於全歐洲。最近，又有英文、俄文、意文、德文的譯本，由法國文學上有權威的作品，一進而為世界文學上有權威的作品了！

這本書有三種重要的含義，值得我們注意的：第一，就是描寫現在社會上，人心太壞，無上無下，無老無少，差不多個個都是一樣；尤其是那些在政臺上的達官比一般人更要壞。第二，就是描寫那些鈔票，一些小小的紙片，竟征服了全世界。第三，就是描寫那些青年女士，她們的愛情，多半都是以鈔票為轉移的。一個男子，身上要有鈔票，才有同女人講戀愛的資格，若是錢包空了，還要追求女人，那你就十次有九次，要遭她們白眼的。

我的朋友鄭延穀先生，他費了兩個月的時間，把這世界文壇上有權威的劇本，譯成中文，並將法文原本和中文譯本，都交給了我叫我做一篇序文；我看了之後，覺得小學教員是現代社會的警鐘，青年男女的明鏡，大有裨益於「世道人心」的著作；所以我樂於把書中重要的含義介紹給讀者；至於本書譯筆的流暢和忠實，因為延穀先生是譯著等身的文學家，早為讀者所知，不再介紹了。

一九三六年，十二月陳蘊民序於上海

序

小學教員的法文原名是屠伯斯 (Topaze)，因為劇中主人翁叫做屠伯斯，便取他的名字作為劇本名。我想，鄭延毅先生把它改為小學教員，固然很醒目，如果再改為私塾教員，亦無不可；所謂梅氏小學也者，正是一所私塾。

本書原著者馬賽兒·巴泉兒 (Marcel Pagnol) 先生，——譯巴若來——現今是很著名的了，不但在法國如此，在歐洲也如此，不但在歐洲如此，在全世界也如此。到而今，他的著作也有相當豐富了：有劇本，有小說；有獨著的，有與人合寫的。然而這本小學教員實在是他的發祥著作；他所得到的「名」與「利」，都以此為出發點。

根據一九三〇年調查，小學教員一書銷去五萬八千部；這個數目有些誇大，依照法國書店的習慣，還要打個七折，那麼，實售四萬零六百部。小學教員寫成於一九二七年；初演於一九二八年十月九日，星期三晚上，在巴黎集錦劇院

(Variétés) 這就是說，從一九二八年十月至一九三〇年，不到兩年，銷去四萬餘部；這，很可以自豪了罷！小學教員一經演出，接續演了二十八個月，簡直沒有中斷過。在法國固然震燦一時，在世界各大都會也是如此。一九三一年，在一篇批評裏，羅貝爾·杜·蒲潑郎 (Robert de Beauplan) 先生說：「小學教員現在已有傳說；對於在物質上有非常的收穫的劇本，自然會發生種種傳說。世界各國都有小學教員的譯本，各戲院都扮演這本小學教員；——祇有中國與土耳其沒有譯演罷？直至今日，收穫的總數當在一萬二千五百萬法郎以上。」我還記得，一九三一年，中國大洋一元可買七個法郎，那麼總收入合成一千七百八十五萬七千餘元；一九三六年，一元祇可換四個法郎七十五生丁，姑且以五個法郎計算，合爲二千五百萬元！

以上還是一九三一年的總結；從一九三一年至今年一九三六年，又增添了多少收入呢？

在羅貝爾·杜·蒲潑郎先生喟嘆：「……祇有中國與土耳其沒有譯演

罷」之後五年，土耳其如何，我不知道；在中國，我親自讀過兩種譯本，其中一種——即鄭延穀先生所譯的——并且獲得一九三六年度上海中法聯誼會（Association amicale Sino-Française）文學獎金。（關於獎金一事，請參考杏公慮：薰風初起時的上海文化界，登在文藝月刊九卷一期。）不久的將來，小學教員要跨上中國舞臺的。

這是一部絕端受人歡迎的著作。但是，誰料到這部鋒頭如此之健的小學教員，當它未被集錦劇院收受之前，它的著者曾攜了它叩過巴黎十一個大戲院經理之門而被拒絕呢？集錦劇院是第十二個被叩門的戲院；還是馬克斯·莫萊（Max Naurey）先生有眼光，接收了這個劇本，而……發了一筆大財。

小學教員是一本諷刺劇，是一本喜劇其表，悲劇其實的著作。倘使沒有抓住這兩點，沒有看清這兩點，就不必讀這部書，就不必觀這本劇。否則呢，戴了灰色眼鏡去看一切，勢必誤解這本劇本，誤認它勸人爲惡，鼓吹不道德的享受主義。

這也可以說是「屠伯斯墮落三部曲」。屠伯斯是一位十足的正人君子，在梅氏小學當教員，腦中裝滿：「貧非罪惡」，「甯受惡苦，却不可作惡」，「懶惰爲百惡之母」，「良好名譽比金腰帶更值錢」，「黃金不會造成幸福」等等古色古香的思想，受盡校長梅施的剝削，被梅施女兒愛蘭哄騙着，終究因爲在分數上不肯作弊，被校長驅逐出門；這時，恰有一個政棍，某重要市政府參議愛濟·賈士特——貝那克（Régis Castel-Bénac），爲了要完成他的舞弊計畫，找尋一個肯借用姓名的傀儡，屠伯斯原在賈士特家教過單人功課的，賈士特的情婦蕭麗·古都懷（Suzy Coutois）主張利用屠伯斯做傀儡，屠伯斯未嘗沒有發覺賈士特的陰謀，却迷於蕭麗的巧笑妙目，寧可咬緊牙齒忍受良心上的痛苦，低首下氣地當了木偶；古諺說得好：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我們這個傀儡，經過了相當的薰陶，逐漸不傀儡，終至把他當傀儡的賈士特摔倒了，佔據了他的經售處，佔據了他的一切，此時，屠伯斯真地墮落了。大概作者恐怕屠伯斯的甘心墮落，會引起讀者反感，所以設法補救：在第四幕第八齣內，提起了麻洛哥地

皮的事，屠伯斯向蕭麗說道：「……這並不是一件不正當的事，在這事裏面，自有回扣和一切的殖民地事業無異，這是最合法，最有規律的……表示有才幹的人，不走邪路也會賺錢，今後的屠伯斯要從正道上去弄錢了。」

屠伯斯的魔君不是賈士特——一般人易作如是想——而是賈士特的情婦蕭麗·古都懷。這位太太可以叫做「博同情的魔君」(*démon Sympathique*)：所謂「同情」並非同情於她的出賣自己，她的爲惡；却同情於她的身世，同情於她的不知惡之爲惡而作惡。假使她生長在一個比較良好的環境裏，以她的聰明，以她的美貌，一定有所造就，有所成功；——的確，女子能成功，美貌亦是一要素：一位有才無貌的女子想建立些事業，比一位有貌無才的女子要難得多，事實如此，喟嘆也無用！無奈蕭麗出身低微，偏不安命，不甘讓環境毀滅自己，在千艱萬難中掙扎，却沒有武器（學識），只得出賣身子，做政客的情婦。當然，衛道之士不妨板起了面孔，這般那般責備她，——這套玩意兒我也會弄的；——可是，坐而說不如立而行，倘若衛道之士做了蕭麗，我恐怕他的行動不見得比

她來得高明，甚而還不如她咧！

至於賈士特這人，知惡作惡，知法犯法，最是卑鄙，最可惡。然而天下滔滔者皆是！自古迄今，所謂什麼什麼政體，泰半是分贓主義。賈士特之流，好像糞坑裏的蛆，鬧哄哄鑽個不停，真是金錢無香臭，有奶便是娘！賈士特猶是小焉者也。

劇中其他人物，比賈士特更次要了，不足論。

這劇的價值在乎觀察正確，描寫細膩。

這是一本諷刺劇，也是一本心理劇。

寫諷刺劇有兩條大道：一條是把劇中人和劇中情節寫得可笑，法文所謂 *rendre ridicule*，便是這個手法；另一條是用冷酷的手段，把人類的弱點暴露出來，諷刺的筆調是湖南人四川人吃辣椒，取來加味的。小學教員似乎走了後面一條路，但有時到第一條路上去兜個圈子，藉以調劑口味，使讀者與看客們不要時時浸在嚴重的空氣裏，爲的恐怕辣椒太辣，辣壞了吃之。

歐戰以後的世界，是一個不景氣的世界：噫！

金錢的勢力，金錢的需要，因不景氣而一天膨脹似一天。金錢，本來是人類製造出來的東西，現今人類反做了金錢的奴隸：騙，偷，搶，劫，姦淫，殺伐，以及一切的罪惡，都與金錢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。屠伯斯，蕭麗，賈士特，梅施，愛蘭……都是黃金大斧下的羔羊！——雖同是羔羊，而毛色各異，例如賈士特，梅施，愛蘭們的毛是黑色的，蕭麗披的是灰色毛。

如果有人有膽量，有天才，儘可把這個偷生於金錢暴君治下的世界描寫出來。不過無論他採取縱的寫法也好，橫的寫法也好，他需要鉅大的篇幅，衆多的人物。這，小說體材最相宜；——本來已有小說家實行過或正在實行這種計畫。至於劇本，雖則從浪漫派以來打破了三一律，可是，演員的多寡，演出時間的長短，究屬有限止的，不能無窮盡地增加，不能無窮盡地拉長。所以，倘若用劇本來描寫這個世界，只能開一個鏡頭，只能截取一個斷片。然而馬賽兒·巴臬兒先生在小小四幕之間，容納下三個方面：小學界，法國外省政界——所謂：「外省」，即指巴黎以外的地方，——以及「半世界」中的婦女——所謂：「半世

界，」(demi-monde)，即上海俗語所謂的「私門頭」，無妓女形式暗底賣淫的婦女，——足見巴臬兒先生心思靈敏，手腕經濟。

在任何一國，小學教員最清苦。他們欲過舒服生活而無錢，欲過最簡單的生活而不可能。人家叫他們一聲：『教書先生，便害了他們；他們不能過工友的生活，不是他們不願意，也不是他們的薪水高出於工友的工資，——有時他們的月薪遠不及工資，在中國也如此，——他們有他們的「地位」，他們有他們的「身分」，「地位」與「身分」害得他們無錢也得撐場面，上不及天，下不落地，吊起在空中！然而這班可憐蟲，正如未琢磨的白玉，最是純潔，最是可敬。當然，他們之間不是沒有敗類；然而，即使他們有敗類，也闖不出大禍來！第一幕中的屠伯斯，由我們看來，未免有些「迂」，未免有些「酸」。仔細一想，倘使全世界都是屠伯斯，生命便要狹小到使人窒息程度；反之，倘使全世界都是賈士特，我們還能生活麼？所可惜的是惡的火焰，一天天熾煌，有吞食這些僅存的碩果的趨勢！

賈士特是一個法國外省的政客，就是說他不在巴黎，也不在其他大城如里昂（Lyon），斯特斯堡（Strasbourg），博爾度（Bordeaux），而在次要的都市裏。這種次要的都市，我真閉了眼睛都想得出：狹小，狹小，狹小，自精神上至物質上，無往而不狹小。我們這位元凶大惡的賈士特，費盡心機，也祇能徘徊於掃地機與小便池之間！

中國有句俗語，叫做：「鷄子旺邊飛，」很可以形容蕭麗。古都懷她的目的，她的人生觀，她的所以賣身，無非爲了「他」（指賈士特），獻給我一種闊綽的生活」（節錄第三幕第二齣）。若有一天「他No.1」不能供給她「闊綽的生活」，她自會投入「他No.2」的懷中，而且，依此類推。那麼，蕭麗是一個沒靈魂的豔屍了？不，不幸而她的靈魂還有甦醒的時候。

是的，蕭麗的靈魂還有甦醒的時候。正因如此，我們尙能給她以同情；否則呢，我們早把她與賈士特同論了。她向來以「同情的戡子」看待屠伯斯；在她心目中，有賺錢的機會而不會也不願利用，真是「戡」；然而這個戡子萬分誠

實，而且對於她未免有情，她也就能遣此而予以同情。在第三幕第二齣中，伯斯竊聽得「同情的獸子」的稱呼，因而向蕭麗生氣，蕭麗也天良發現，吐出這些真心話：

「……你看我，我要把它（指銀子）賺來，并且還要快快地賺來，不然我就死在我的慾望裏面。你還要知道，走這條路，也不是容易的，人家不會白白給我錢。（粗暴）其實，你還有什麼責罵我的地方呢？你罵我沒有丈夫嗎？唉！若是在二十歲的時候，遇着了一個富人，他預備同我結婚，那我當然是很願意的。但是，我那時是一個窮人。誰願意來向我求婚呢？不過是鐵匠的兒子，報販，電車上的查票員。我若是同他們結了婚，我現在成了什麼樣的人呢？一定未老先衰，牙齒黃了，手也弄壞了。你看看我所保存的牙和手啦！」蕭麗沒有受過多大的教育，所以她的見解來得膚淺，她只知保存她的牙齒和手。然而她所陳述的「格」(Gals)，正是士大夫所哀悼的「鳳隨鳥」其辭雖異，其情則同，都是十二分可悲的！

她又說：

『我的親愛的屠伯斯，我們把事情說明白了：是的，我很喜歡你，因為我看
出你是很高尚的人，很偉大的人，同我父親一樣的老實人……他也只有
一個小小的位置，比你從前的事還要小。他也像你一樣，很忠實地盡職……
……他死的時候很窮，很窮……你看啦。這是我對你的同情，這是純粹的同
情，並不是愛情……』

這也是很沉痛的話：一生真正老實，吃盡苦，到頭來還死在窮困之中，如何不令
人喪氣？窮而不改志，真是高尚，真是偉大！雖則蕭麗沒有受過優良的教育，不知
「君子固窮」，在道德上的真價值，然而她的良心並未完全麻木，她早已領略
過「君子固窮」的苦味，因屠伯斯而回憶到死去的父親，因死去的父親而推
愛及屠伯斯：這種種，一方面，使我們認清蕭麗的本性是很美的；另一方面，正因
我們認清了她的本性，對於她的由知識淺薄而來的錯誤行為，我們可以寬恕
她。

她的父親，老古都懷，是英雄還是被犧牲者？就他的富貴不動於中，盡忠守貞，貫徹始終而言，他當然是個英雄。不過，在一般人眼光中，功利主義較重，他又是一個被犧牲者。蕭麗懂得他的父親的高尚與偉大，——因而估計屠伯斯的高尚與偉大，——却心中未免想他有些「傻」——所以屠伯斯也有些「傻」。她既承認她的父親是一個被犧牲者，所以她心中只有英雄主義，看不起懦弱的人；你看，她向屠伯斯說：

『……我，就是想愛你，我也不許我去愛你。』

屠伯斯：『爲什麼呢？』

她：『因爲你是一個懦弱人，并且很容易受騙，人家說什麼，你就相信什麼……我需要一個男子，在生活上拖着我走；而你呢？你是一隻拖船，只會被人家拖啊！』

這是不錯的人生，不是我們去征服它，便是我們被它征服。英雄主義——祇須不侵害他人——未嘗沒有價值。它的價值在乎走正路，以智與力勝人。若說賈